

雅美族山林的狩獵文化—魔鬼的豬

王桂清

蘭嶼在地自然生態文化工作者

鄭漢文

台東縣桃源國小校長

一、前 言

漁獵是雅美族海洋文化的核心，但是暗夜入林獵捕白鼻心，則是雅美族山林狩獵文化的核心。

蘭嶼位於亞熱帶地區，高溫多濕，島上動植物資源豐富，哺乳類野生動物有蘭嶼小麝鼩、台灣狐蝠、台灣小蹄鼻蝠、家鼠、溝鼠、鬼鼠和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wana* Swinhoe, 1862)等，其中白鼻心最爲大型，也是在山林中獵捕除了灰面鵟鷹、棕耳鸚，或在海岸獵捕白腹鯉鳥等等鳥類之外，唯一會加以獵捕食用的哺乳類野生動物。

白鼻心爲靈貓科夜行性動物，分佈於亞洲南部、東南亞及台灣本島和蘭嶼、綠島的平原至中海拔的山地。牠拉丁小種名 *larvata* 是指遮掩、隱蔽的意思，這與牠的生活習性相關；英文名稱 *gem-faced civet* 或是 *masked palm civet*，都是指其臉部具可愛特徵的麝香貓，一如中名的白鼻貓、花面狸；布農族人稱麝香貓為 *kukung*，稱白鼻心為 *kukung maibabu*，意指其肉吃起來像豬肉的麝香貓，這種稱法類似雅美族人給牠另類的稱呼 *kois no anito*(魔鬼的豬)，意味著牠是屬於黑夜中非人類臉譜的食物，但雅美俗名一般稱之為 *pangahpen*，

意指去拿(*ahpen*)。由於遇到危害時，牠會從肛門腺分泌特殊氣味禦敵或趁機脫逃，這種 *ansad*(臭味)魔鬼的香，也成了牠特殊的標記。

二、什麼都吃的白鼻心

白鼻心在台灣紀錄，頭體長約半公尺，尾長 35~41cm，體重 3.5~5kg。頭部圓大，由額頭至鼻樑有一條明顯的白帶，眼下及耳下具白斑，這也就白鼻心名稱的由來。身體主要是黃灰褐色，頸部的毛色比較黑，後頸、肩、四肢末端及尾巴後半部為黑色。身體略為圓胖，但四肢粗短有力，各具有五根腳趾，趾爪銳利。每年 4~6 月是其生產期，懷孕期大約兩個月，一年生育二次，每胎 2~4 隻，由幼兒到成熟只需一年的時間；隔年便能生育。然而，蘭嶼島上適合白鼻心的食物種類繁多，雖然目前沒有具體的資料，光是從每胎最多達 6 隻的數字來看，就可以知道其體型及產量要比台灣地區來得碩大。

我和我太太上山的時候，太太在草叢發現一隻母白鼻心正在哺育 6 隻小白鼻心，可能被我們嚇到，母白鼻心一整天都沒回來，我們便把牠們帶回來養。--謝連財

在雅美族人的觀察，樹洞或土窩是白鼻心避冬的最佳選擇，尤其是茄苳、落葉榕、棋盤腳樹、白榕、豬腳楠等等各種大樹的樹洞，都曾捕獲白鼻心，少則一兩隻，多則達 10 來隻。

tehey (茄苳樹)是我發現白鼻心躲藏的地方，在 *amian*(冬季)寒流來時白鼻心就已經感受到天氣的變化，樹洞的位置牠們因該很清楚。有一天天氣很冷我獨自一人於 *tehey*(茄苳)捕獲我的 *aniaw*(第一次的收獲)，我一隻隻的從尾巴拉出樹洞，方法是將手伸入洞內去觸摸牠們尾巴的位置，這是很有趣的經驗，白鼻心把頭朝洞內埋入，尾巴則靠洞穴口，會用尾巴堵住洞穴。所以觸摸不到牠們的頭，否則會被咬。

之後我也在 *do tana*(土窩)發現 12 隻窩一起躲的白鼻心，土窩是白鼻心挖掘的，因為溫度比樹洞高，因此牠們就把適宜的洞穴再自行挖大，有的白鼻心會躲藏在石縫中，而且石縫範圍深，所以，捕捉上困難度比較高。--張清長

夏天是白鼻心最活躍的季節，活動的範圍遍佈蘭嶼全島，從海岸到最高的山頂都有牠的蹤跡；一到冬天卻連動都懶的動，只想留在洞穴中。白鼻心善於爬樹，多於夜晚出來覓食，經常在暗夜的森林中尋找各種漿果；其常常將果實含在口腔中，利用壓擠的方式取用柔軟多汁的部分，並將較粗糙堅硬的外皮或種子吐出，所以又叫「果子狸」。我們可以依這些食物殘渣的新鮮程度，來推測白鼻心出現的時間，也可以知道牠出沒的地點。除在樹上活動外，也會到地面到潮間帶獵捕昆蟲、蝸牛、老鼠或鳥類等，幾乎各種可以捕抓到的動物都是牠的食物。

李奉祈的母親說：「如果生出後的小豬長得很好，這時白鼻心也都長得肥大。」意指飼養的豬隻如果長得不好，表示物產不豐，無食物食之；也表示物候欠佳，山上的野生環境裡，也沒有足夠的食物讓白鼻心食用。

山林裡的食物

雜食性的白鼻心什麼都吃，*ades*(落葉榕)的果實可能是牠的最愛，其次為各種人工植的果樹，如 *acai*(台東龍眼)、*vineveh*(香蕉)、*kamala*(毛柿)、*kamala no dehdeh*(木瓜)、*nato*(大葉山欖)、*labnoy*(稜果榕)、*kanavoto*(幹花榕)、*vantak*(蘭嶼蘋婆)、*tehey*(茄苳)、*kamantotovoy*(豬母乳)、*vovowen*，*anayop*(杜虹花)的果實偶爾也吃。這些食物分別在不同的季節開花結果，除了吸引白鼻心的取食，同時也吸引獵人上山捕獵。除了山林中的樹果外，也會到田裡挖地瓜、抓青蛙、撿蝸牛、蛞蝓，甚至是偷部落裡養的雞。不論是聽說的，

或是親眼看到的，亦或是捕獲後的胃中殘留，在在顯示白鼻心的食性相當多樣。以下幾個訪談例子更能獲得支援：

以前聽一位叔叔說，他曾看見白鼻心在芋田捕捉青蛙，後來那一隻被捉到了。但我親眼看見，當夜晚有月光時，白鼻心會到偷抓村落的雞。--鍾連財

有一天下午我去 *jitawey* 的山林，山腰下有一棵木瓜樹，發現一大三小的白鼻心，兩隻在樹上吃木瓜，另外兩隻在吃 *ikat no rawon*(蛞蝓)，這時我慢慢的靠近，當牠們看見了我，便從樹上往下跳，正好掉到芋田的爛泥中，行動變得極為緩慢，我不費吹灰之力順利捉住這兩隻白鼻心。--顏祝韋

礁岸邊的食物

山林是白鼻心的主要棲地，但其行動範圍並不僅限於山區林地，或是部落外圍的芋田、地瓜田，或橫越馬路進到海岸邊的林投林覓食是常有的事。甚至跨足到海岸的潮間帶撈捕意想不到的海岸生物，如潮池裡的小魚、蛙鰻和浪潮拍打到的岩礁海岸。

海邊有什麼樣的食物這麼吸引白鼻心呢？沈海峰的母親說：「有好幾次看見白鼻心在 *asing*(拿海鹽的地方)、*jikaraehm*(五孔洞)及 *jimnamaravan*(朗島部落葬小孩的墳地)等海岸吃海膽。」鍾馬雄說：「我常於晚上釣魚，多次在海邊見白鼻心吃海膽。」椰油的王明光有著和鍾馬雄類似的經驗，他說：我第一隻捕捉白鼻心的經驗很特別，在有月光的晚上我拿著撈網到現在的開元港，當時港口還沒興建，那裡原本是很美的珊瑚礁區，帶著撈網是準備裝海膽的，走到岩礁區就發現一隻疑似黑色的貓在潮溝，因昏暗的月光有些看不清楚，當我再仔細看時，咦，那不是白鼻心嗎！讓我更訝異的是牠口中還啣著海膽呢？於是趁其不備迅速地將網子用力蓋住白鼻心。至今還疑惑著牠是如何吃海膽的肉！不怕被刺嗎？

有天月光出現的晚上，我去釣魚，忽然看見潮溝裏有一個黑影，我拿起手電一照，是隻白鼻心正在用爪子撈海膽，牠沒有被光所驚嚇，牠從海膽的底部破殼再吃，原來白鼻心會吃海膽，我大吃一驚。--李傑明

白鼻心會於月圓之際，橫過馬路順著海蝕溝到潮間帶抓取海膽食用。問題是為何是月圓的時候？如果挖過海膽食用的人就會很清楚：月圓的時候，海膽的生殖腺也是最豐滿的時候。除了月圓之際白鼻心會被海膽吸引到潮間帶抓捕海膽之外，其他時間不會下來嗎？不會吃其他海洋生物嗎？答案是 No。

一個農曆初三的晚上，陪同杜銘章到勵德班附近一處有淡水入海的珊瑚礁區進行調查，海水環繞的礁岩到潮間帶都沒發現海蛇，當照明燈往岸邊一探，忽然看見疑似一隻貓正在啃咬東西，因為距離較遠且下著毛毛雨，導致視線模糊，後來才確定是白鼻心。牠在吃什麼呢？心想老人常說白鼻心會到海邊吃螃蟹、小魚、海膽等，不知牠正在吃什麼？於是爬上礁岩居高臨下仔細的瞧，牠絲毫不受干擾照吃牠的獵物，就在靠近約 7~8m 處，牠不情願地放棄嘴裡叨著的食物，慢慢鑽進礁岩的海岸林，這時我急切地想知道個究竟！結果真不敢相信眼前所呈現的，現場看見兩條沒有了頭的闊帶青斑海蛇，一條已死了約一天，另一條應該是剛被捕獲，身軀還在蠕動中，沒想到白鼻心竟是海蛇的天敵之一。

三、知識的授受

對於山林的經營，雅美族的撫育與栽種兼重的做法，有意無意的創造了魔鬼使者 *totoo*(領角鴞)和魔鬼的豬 *pangahpen*(白鼻心)的棲地，尤其是每一棵大樹的陰影和樹洞，都成了牠們撫育下一代的生息之所。椰油村的賴參穗語重心長的說：從以前到現在，我一直遵照祖先的規定，因為它不會害你的，而且很多知識可以從中學到。

比如種樹來說，以前認為山上的樹有很多，不需要再種了，但是樹長得慢而且不論是做船、蓋屋、薪柴，皆須要使用許多的樹材，重要的是孩子多的話，如果沒有樹材使用他們會很辛苦，要到較遠處找替代的樹木，如果兄弟之間同時用材，倒還能相互禮讓，可是到孫子輩們，可能會你爭我奪，最後引發親族的疏遠或分裂。這個現象是緣於上一代沒有種植樹木有關，祖父及父親以前就是沒有種很多的樹，我們兄弟又多，常因此起一些爭執。我體悟到這個道理，所以，很早以前就開始種樹到現在，目的是希望後代子孫能有許多可以使用的樹，姑且不論他是否用得上或不用上，總之我有為他們預備好了。

許多人對於獵捕白鼻心並不感興趣，不會刻意去抓，但在日常的田野工經驗中，或多或少都有與白鼻心照面的機會，因而自然激起捕抓的欲望，這樣的事例可真不少。包括騎機車在環島公路上巧遇、夜間到海岸捕魚、上山砍伐木材，或栽種薯蕷、整理芋田等等。

我捉到的第一隻白鼻心是在山林作業時，在樹洞中捕捉到 2 隻，但自此就不再抓到了，主要是我沒專注於捕捉的興趣上。--鍾連財

每當強勁的 *do amian*(寒流)夾帶著雨勢時，白鼻心為了避寒會群聚於樹洞避寒取暖，只要到這些熟悉的樹洞，就會有所收穫，不但省去時間和節省體力的耗損，同時也會把這些樹洞照顧好。常捕捉白鼻心的人從小就跟著他的父親見習，當然對白鼻心有著濃厚的興趣。已經是曾祖父的謝明約，年輕尚未結婚之時就已經捕獵白鼻心了，由於常跟父親上山，父親將那些從曾祖父傳下來的樹洞一一的帶他熟悉。也一併會談及白鼻心的生態習性、獵捕技巧、食用禁忌等等事項。如果當被問及常在那些山區活動時，受訪者多半避重就輕的說：只要是山區都有。

一般來說，捕捉白鼻心是以家族直系男性成員為主，也就是說父親會將白鼻心的生態行為與棲地環境，傳授給自己的孩子，那是一種不外傳的知識體系；但偶爾會有例外，賴源發口中的堂哥賴金永就是個例子：

祖父從以前就有羊群的放牧，所以常帶我父親與叔輩們上山，因而發現白鼻心棲息的樹穴也增加，記憶中祖父過去時常捕獲白鼻心，父親也承襲獵捕的知識與技巧，而現在年紀大了已不再獵捕，反倒是叔叔賴金永其青出於藍，他比祖父更會捕捉，他有兩隻盡職的幫手--狗，如果沒有狗的協助追捕恐怕抓得沒那麼多。今年初(2010.2)他捕捉五隻大的白鼻心，以前最多曾一年抓過三十隻，他家白鼻心的頭骨已不計其數了，上百隻是沒問題的。其實他是蠻幸運的，他的老丈人在山上也有羊群，是部落有名的獵白鼻心高手，他從他老丈人那兒知道這些樹洞的位置，所以捕獲白鼻心如同家常便飯，因此他現在是部落捉白鼻心的佼佼者。

蘭嶼傳統山林的經營各個部落有一定的分界，部落間謹守份際；然而，捉捕白鼻心則沒有獵場的約制，不同於漁場有部落作業範圍。

賴參穗小時候跟著父親上山，父親常告訴他入山的規矩，也教導他上山的禁忌，比如不可大聲喊叫；不可亂丟石頭及尖銳的木條，路徑要看清楚不可亂闖，前進時要打草驚後蛇才可以往前走等等，因為山林住著 *anito*，白天是牠們休息的時間，喊叫會吵到牠們而引起報復，丟石頭、木條也是如此，因為以前曾經這樣而發生意外。

大約十六、七歲左右，父親和叔叔帶我到山野捉白鼻心，繞了大半座山找了幾十個樹洞，終於在一棵樹洞中捕獲兩隻，父親叫我留在一塊大石頭邊休息，叮嚀好好看守著放置於旁的白鼻心。說完父親和叔叔再次深入山中，他們沒

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我也沒問他們要去那裡，什麼時候回來？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的身影逐漸消失在樹林中，之後再低頭注視著網袋中的白鼻心，此刻一時興起將手緩緩地撫摸烏黑且光澤滑順的毛，或許被嚇著了四肢裹在彎曲的身體，還是天冷所以牠們略有些顫抖。當我覺得累了，這時微弱的陽光也從樹梢慢慢消失，樹林內天色漸漸昏暗。那天天候本來就很冷，身體不知不覺地感到涼意，就在這時忽然周圍傳來奇怪的聲音，有的像 *totoo* (蘭嶼角鴉)、有的像 *kagling* (羊)，各種奇奇快快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逼近。剛聽到之時還覺得有趣，但身旁兩隻白鼻心讓我很快的聯想到這是 *anito* 的豬，不禁毛骨悚然，頭髮都豎了起來。我開始害怕了，因為那些雜亂的聲音在山林環繞，好像要穿透我的耳朵。不久後看見父、叔他們又捕獲了一隻白鼻心回來，此時我的心才安靜下來。奇怪！他們來了聲音就沒有了，不知道父、叔有沒有聽到。回到家時家人看見捕獲三隻白鼻心高興不已，在談起捕捉經歷時，祖父將眼神轉向我，並問我第一次參與獵捕的感受，我除了將過程一一道來，也說到當時驚嚇的心境與心有餘悸的感覺。說完祖父突然轉頭，大聲責怪父親與叔叔的不是，說：你們怎麼可以讓第一次上山捕獵的孩子單獨自處呢？我告訴過你們捕白鼻心的時候，對參加的孩子要帶在旁邊，以免他們的靈魂受到驚嚇，更何況孫子是第一次隨行；離開山林時也要叫喚孩子的靈魂，說「*molitana moovey senesene pahad mo* 回家了寶貝！孩子的靈魂。」這時只見父、叔低頭不語。--顏新田

四、獵捕經驗

抓捕白鼻心的方式無奇不有，獵捕的工具也相當紛雜，包括用五節芒莖製成的圍籬(*vovohwon*)，在果樹的樹幹上設置陷阱，帶狗協尋和追捕，使用魚槍(*paltok*)鏢射；自製 *sasagit*(鐵勾)或以省籬的勾刺近距離鈎捕；將 *tawal*(網袋)置於樹洞口網獵；安置 *katep*(夾子)置於白鼻心之路徑或果樹下(木瓜、香蕉、大葉山欖果熟之際等)；使用套索(*acingen*)置於白鼻心爬行的樹幹上；用捕魚的 *vanaka*(掬網)或 *nanawey*(手拋網)網捕，用木棍、石頭直擊或直接追捕等等。

鍾治志小時候常看著父親在很冷的天候外出，去那兒也沒說，偶爾回應一句：「去山裏看看」；回來後總是背了幾隻白鼻心，後來才知道父親出門做什麼了。父親捕獲的白鼻心不少，沒破百但少說也有幾十隻！以前有心要去抓時，會利用天冷且下著毛毛雨的季節，約莫是 *kaliman*(燒貝灰的月份)，獵人帶狗、佩刀、鐮刀上山，此時濕度高、溫度低，而且多躲在洞穴避寒。抓捕方式多半是白天找洞，趁傍晚昏暗的餘光進行捕抓，現在有了手電筒後連晚上也抓。

(一) *aniaw* 第一次捕獲

我不曾到山區捕捉白鼻心，而第一次捕捉到白鼻心是要去夜釣時，經過蘭嶼中學的小徑，照到像貓大小的黑色物，牠慢慢的往海邊走去，再用燈光照個仔細，沒錯原來是隻白鼻心，牠也回頭望著我，我將手電一直照著牠的眼睛，牠走的更緩慢偶爾停下腳步，就在這時候，我向前走了幾步一把捉住牠的尾巴，牠就成了我的 *aniaw*(第一次捕獲)，另外一次的夜釣是到虎頭坡時，途中行經長有棋盤腳樹的地方時，手電掃過棋盤腳，發現有隻白鼻心好像在慢慢散步，於是把釣竿擱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之捕獲。--
吳忠夫

新運關係著獵獲的多寡、生命的安危和是否生活得好的關鍵。因此，首獲是氣運的賦予，不是個人能力的彰顯，當然也帶有不便說出的霉運意味。

年少時和王綿羊一起抓青蛙，那時我們提著瓦斯土燈，不久看見有一隻白鼻心也在田裏，心想芋田裏應該沒有牠的食物吧！一者想要捉住，另外又想知道牠在吃什麼？我用瓦斯燈的火光照射，牠的行動變得遲緩，也因為這一照射才發現牠是到田裏捉青蛙，眼看機不可失，我就把白鼻心捉住了，所以這隻白鼻心是我的 *aniaw*，但也是我的最後一隻。--顏福壽

第一次捕獲獵物不但令人印象深刻，在文化意義上稱之為 *aniaw*，是將來象徵運勢的好壞。每個曾經抓過白鼻心的人都津津樂道的提到他的 *aniaw*，那是一種好手氣的象徵。

昨天(2010.5.14)夜晚準備去探視岳父母時，在行經青青草原時發現前方不遠處有一隻黑色的貓慢慢地走著，好像是正要尋找食物，不過當車快靠近時，仔細再看，不對！是一隻白鼻心，我趕緊踩踏煞車將車上的勾子(抓章魚)拿著，由於牠走得很慢所以我很迅速的以勾子白鼻心，當晚就將毛燒烤並且清洗，之後隔日在家中切開食用，因為這是我的 *aniaw*，所以我很興奮。--胡萬金，椰油 51 年次

(二) *macidonga* 樹洞獵

在訪談的紀錄中，白鼻心最常躲在 *tehey*(茄苳)的 *donga*(樹洞)，其它曾經紀錄過的有 *ades*(落葉榕)、*varok*(蘭嶼花椒)、*tapa*(白榕)¹、

¹ 王仁德曾於大榕樹的洞穴內曾捕獲十隻白鼻心，這是部落傳揚稱奇的狩獵記錄，至今未聞比之還多的。

teva(盤腳樹)、*mazapdo*(豬腳楠)、*tehey*(重陽木)、*varovaro*、*porow*(烏心石)、*pangowon*(蘭嶼赤楠)、*vantak*(蘭嶼蘋婆)、*acai*(台東龍眼)等。

有一回在 *tehey*(茄苳樹)洞捕捉到四隻白鼻心，當拉出洞外時我用 Y 形的樹幹壓住脖子，再把四肢以 *wakey*(印度鞭籐)綁住，嘴巴橫放枝條再綁起來以防咬人，放入網袋後帶回家去。--周石龍

在 *amian* 季節，正是白鼻心冬眠的時機。牠會挖 *injak*(地道)住，也會找樹洞避寒，這種穴居取暖的習性成為島民最佳的獵物，這以鍾連財太太「甕中抓狸」的描述最為貼切：「以前我的哥哥帶著煮飯的陶甕，放置於山上的工寮，有一天很冷的天氣下來，哥哥也正好要去工寮，結果看見一隻大的白鼻心窩在陶甕內避寒，白鼻心輕易的成了獵物被帶回家。」

過去，在山林裏時常遇到捕捉白鼻心的人，每個人好像捉迷藏似的不想被人瞧見，遠處一旦聽到有人來，就會躲起來觀察是什麼人來抓白鼻心，同時也會記下這些人觀察或捕捉的樹洞，如此便可以增加查看的點。椰油的李馬坡說，他抓過的白鼻心大概有 30 來隻，曾經得過全縣馬拉松第三名殊榮的他，常與賴金永常一起上山捕捉白鼻心。賴金永常常去山林找家裡的羊，對白鼻心的棲息環境相當熟悉，那兒有樹洞也瞭若指掌，因此常跟著他，後來到台灣工作以及現在回來也已經沒興趣捉了。

廖正雄的父親有一次獨自到深山高處的田園工作，由於下雨索性到大樹下躲雨，這一天又濕又冷，為了維持身體溫度，於是在樹林的樹洞四處找找，看看洞內有無白鼻心。砍了一小節竹子，鎖定一棵 *mazapdo*(豬腳楠)往洞內戳刺，戳刺數次後將竹子抽出，發現竹尖有幾根絨毛，確定是白鼻心的毛後，便把樹洞以較大的石頭圍堵，並挖掘樹洞後側的小洞，再用鐮刀將小洞挖大，接著以樹葉當手套，小心翼翼的抓住白鼻心的尾巴緩緩拉出，將露出的後腿用藤繩綁

住，再把前腳套牢，由於這是他的 *aniaw*(首次捕獲)，為慎重其事，於是他僅邀集家人來吃，沒有邀請其它的人。

朗島施正南的 *aniaw*(第一次捉到)是 20 歲那年，那次偶然的在一棵粗大的 *vantak* (蘭嶼蘋婆)樹洞中發現，於是找了個 *kamantotovoy*(豬母乳)的細枝條往內穿刺數下，發覺樹洞有所反應，樹條前端感覺有軟軟的物體，而且會蠕動起來，抽出時有毛狀物，直覺那就是白鼻心。於是他先堵住洞口，再稍加清理周圍的雜物，之後便小心翼翼地往洞內觸摸。雖然外面寒氣逼人，但洞穴內卻是暖烘烘的，當手臂全沒入洞時，隱約觸摸毛茸茸的東西，這是第一次的經驗既興奮又緊張，由於早已耳聞部落獵者的經驗，所以接著便緩緩拉起白鼻心的尾巴。白鼻心並未被激怒，當拉出到洞口便迅速壓住頭部，用繩子綁住四肢再放置袋子中。這時既高興又興奮，心想著不要被興奮沖昏頭，洞內可能還有呢？再次地伸手去摸，再次摸到便熟練的一一拉出來，綁好好放入袋中。很幸運的樹洞居然窩著 5 隻白鼻心，個子矮小的他，一次要背 5 隻下來也挺累人的。

生命經驗中能夠抓到一隻白鼻心就夠讓人欣喜，更何況在同一個樹洞能抓到 5 隻，但對捕獲更多的獵者而言，這並不算什麼，比起這個數量多的人大有人在。

以前常跟父親上山捕捉白鼻心，父親曾在一棵樹洞捉過十隻，在當時是個記錄，我到了二十來歲就常單獨上山捕捉，我曾有兩次在樹洞捕獲十隻的記錄，比父親更厲害。我捕捉的方法有特別去研究，以前獵者要大費周章地堵住洞口或在另一側挖樹洞，然後再一隻隻的拉出來，我則用五公尺的長條形網袋，放在樹洞口，再用力敲擊樹幹把牠們趕出來，這時一隻一隻白鼻心會自動從洞口鑽進網袋，這樣既保全洞穴的完整，也不留下人的氣味與白鼻心掙紮的氣味！--王春雄

當獵者整理樹洞周圍的雜草，或徒手將白鼻心自樹洞拉出來時，難免會留下一些氣味。所以老人家會說：抓白鼻心時不要一次全部抓走，要留一二隻。如果全部抓走時，抓過白鼻心的樹洞要經過好幾年才會有。同時，抓白鼻心最忌諱的是見血，一旦讓動物受傷或自己受傷而流血，要經過好多年這個樹洞才會有白鼻心來住。

(三) *miveyvow* 陷阱獵

ades(落葉榕)、木瓜是設置陷阱捕抓白鼻心的好地方，通常設置陷阱的時機是有月光的晚上。落葉榕經年結果，也是白鼻心最愛的漿果，所以當落葉榕樹幹長滿果實，白鼻心一定會聞香而來。此時獵人會上山察看樹幹是否有攀爬覓食的抓痕，便接著在樹幹 *miveyvow*(設置陷阱)，用五節芒做成圍籬(*civuvan*)²並在旁邊蓋簡易的偽裝小屋。陷阱製做的方式是：砍些一個人高的木條當圍籬圍住落葉榕的樹幹，然後從圍籬外圍安放竹竿到樹幹，做為白鼻心攀爬的路徑；將竹條綁上一根繩子拉到工寮，當白鼻心上樹之際會觸動繩子，這時用力一拉讓白鼻心掉落圍籬，然後用撈網迅速捕捉。不過，候獵等待是件辛苦的事，手上的繩子不可鬆掉，亦不可打瞌睡，否則先前的工作將白費。

陷阱獵幾乎都是年紀已經很大的長者才有的經驗，熟悉陷阱獵的鍾連財說：如果以這種方式捕獲白鼻心，在同一個地點不可以再捕第二隻，因為 *anito* 會生氣。年近 80 的周石龍也有著陷阱獵的經驗，他說：

父親常帶我上山看羊、找羊，因而發現許多白鼻心躲藏的樹洞，我在耳濡目染之下練就各種抓捕白鼻心的方法。記得第一個孩剛出生，他還在繸襪中，父親叫我跟他山上，走到一棵長滿果實的 *ades*(落葉榕)時，他叫我砍幾大捆五節

² 此時不講 *lalaci*(圍籬)

芒及幾根木條，還有要固定木樁的繩索 *wakay* (印度鞭藤)。我們將砍來的五節芒圍繞 *ades* (落葉榕)，也用來蓋躲藏的小工寮。一切就緒後再將 *ozis* (紅葉藤) 綁在 *ades* (落葉榕) 的樹幹上，末端拉至小工寮。*ozis* (紅葉藤) 是很重要的，也很關鍵，因為這是讓白鼻心上樹的唯一路徑。陷阱完成後我們就鑽入工寮休息，這時我累了索性小憩一會兒，等候一段時間，外頭還是靜悄悄的，但不多久聽見外面有踐踏草葉的聲音，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製做陷阱，心裏期待那就是白鼻心！撲通撲通的心跳聲都聽得到呢！工寮內伸手不見五指，在裏面不能亂動，甚至講話也不行，唯一要特別記得是 *ozis* (紅葉藤) 的位置。這時發現 *ozis* (紅葉藤) 有抖動的感覺，我緩慢貼近觀察動靜的小洞，望著樹上被微弱星光所投射的黑影，看牠已經在樹上吃起來了。牠似乎發現我了，轉身踏上 *ozis* (紅葉藤) 的藤繩要下來時，我迅速用力一抖，白鼻心應聲掉落五節芒所做得圍籬。牠慌張的跳躍、亂竄，由於當時還沒有手電這個東西，我也在黑暗中也亂抓亂摸一番，抓到了，不！是牠抓到我，因為牠咬住了我的手，就這樣我第一次設的陷阱，順利捕到白鼻心，讓我永生難忘。

(四) *pangavoos* 犬獵

蘭嶼人養狗的行為並不普遍，但一般會常去山上獵捕白鼻心的獵人，多半家裡會一二條狗，尤其是養黑色的狗，白色的狗最不受歡迎。周宗經 17-23 歲時會經常上山幫忙抓白鼻心，狗聞到白鼻心的氣味就會去叼回來，沒有狗之後便不抓了。椰油最常上山抓白鼻心的賴金勇，每次狩獵也都會帶狗幫忙找到獵物棲息的地方。雅美語 *pangavoos* 一般是指「守靈」的意思，也有「庇護」、「壯膽」的意思，也就是狗在狩獵的過程中，扮演著保護主人的重要角色。

(五) *tawal* 網捕

遵循著「不能見血」的禁忌，左右著一群老一輩的獵捕方式，除了樹洞獵、陷阱獵外，用抓魚的網或背食物的網袋來抓捕白鼻心，也是大有人在。但這樣的獵捕方式，多半是非刻意性的捕捉，地點多半發生在自己工作的田園或晚上到海岸釣魚的偶遇。例如，蕭志訓的父親說：「我一共捕捉過 20 餘隻，多半是在路途中捕捉的，因為我不刻意去捕捉。有一次在回家途中的山坡地，一隻白鼻心行動緩慢的步行，當我發現後把背負的東西扔下，慢慢地靠近，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箭步撲過去抓住尾巴，但是山坡有些斜度加上速度衝過了頭，便一起與白鼻心滾落。」曾木溪也說：「周志仁的阿公曾有一次於月圓時，以拋式撈網去捕魚，回家時沒有半條魚，倒是有一隻白鼻心，他那時等待潮水打來正要準備拋網時，發現旁邊有隻黑色的白鼻心專注的吃海膽，於是就順勢將牠網住了。」

可是獵物當前，不能見血的禁忌也會在下意識的衝動中被打破。蕭志訓的父親說：有一天清晨，我要到家的果樹區 *jitawey* 時，途中遇到李施炎的哥哥，他也是去果樹區砍柴火，兩人就一起上山，不多久在河旁一棵 *ades*(落葉榕)的大樹上，看見兩隻肥大的白鼻心，由於樹幹長滿纍纍的果實，因而吸引著牠們過來取食。途中我們大聲說話並沒有驚嚇到牠們，也許是被溪水的聲音蓋住了。我們倆商議如何捕捉，後來結論是他爬上去趕，我在樹下撲捉。他正爬上去時，我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看準白鼻心的位置奮力一丟，只見石頭像是長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擊中了白鼻心的下巴，牠從樹上掉下來，我迅速去捉住尾巴，可能被擊昏頭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抗，於是裝入網袋，另一隻嚇得跳到其他樹木逃走了。我們捉到白鼻心便不上山了，便折返回家處理獵物，牠肥厚的脂肪好像羊肉的腹腔，這是我見過最大隻的白鼻心。

(六) 揮擊與鈎取

在食物匱乏的年代，要吃到豬肉是不容易的事，當不敵肥厚多脂的誘惑時，狩捕白鼻心是件自然不過的事，即便牠是魔鬼養的豬。在時代的變遷過程中，抓捕白鼻心的方式對不見血的禁忌已經式微了，同樣是在路上遇到白鼻心，對待處理的方式截然不同。堅持傳統的獵者多半以撲捕的方式捕捉，另一類的人則會以木棒直擊、鏢槍射殺或發明鐵鈎鈎取。

第一次捕捉白鼻心是再高中時，有天晚上一隻白鼻心，慢慢的走在路肩看似生病的樣子，於是我拿起隨手撿起的木棍直擊頭部，牠應聲倒地。--胡大衛

大約四十歲時我們經常會在白天上山捕捉白鼻心，發現白鼻心會睡在 *omaom*(南洋山蘇)展開的葉面上，我們會用石頭直擊趕下來後圍捕。之後，我製作了一種捕捉白鼻心的工具，類似抓章魚的鈎子，我曾在一棵 *kolitan*(大葉山欖)看見正在吃果實的白鼻心，於是就將這新工具試用，居然可以把白鼻心給鈎下來，以後成了我重要的法寶，不過很快被人仿製了。--王日魁

五、*makaniaw* 禁忌

aniaw(首獲的新運)加了個前綴 *maka*-便作了 *makaniaw*(禁忌)，為何兩者十指相扣，新運和禁忌兩者有什麼關係呢？過於好運一直不是雅美族所樂見的，因為好運的背後是憂心化做各種形象的 *anito* 可能的迫害與幹擾，是人與靈關係不和諧下自身處境的不安與恐懼。畢竟從出發到返家是否能平安，獵物是否能順利帶回，那已不是己身能力的展現，也不是坐等好運的降臨，而是雅美語 *maka*-這

個前綴詞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交付」與「交互」的關係；「交互」是人靈間的互動，而「交付」是眾人期待下的收穫。

有一天晚上，我經過 *jivato*(石堆岩)看到兩隻狐狸打架，我跑過去抓，最後連一隻也沒抓到，因 *anito* 不給我抓到，此刻我全身自然而然的起了雞皮疙瘩，*anito* 在上邊叫個不停，我嚇破膽，無法前行……。另外有一次是我兒子去找白鼻心，不多久看見有兩隻正在嬉戲，然而就在追趕時，周圍突然響起一陣吵雜與怒叫聲，他被這個聲音所驚嚇，最後白鼻心跑掉了，回途的路上還一直想著那是什麼聲音，之後到家才回過神，原來是 *anito* 在旁吶喊的忿怒聲。--鍾連財

2012 年過世的李施炎說：我的 *aniaw*³(第一隻捕獲的白鼻心)是在 *jikaneyan* 捉到的，那天是有月光的晚上，我要到海邊釣魚，路過草叢發現白鼻心的路跡，我便靜坐在草叢堆裏等牠待出來，不久背後傳來小枯枝及樹葉被踐踏的聲音，我手裏握著的木棒亦加緊實，就為了等待這一刻，當聲音慢慢逼近，我的心跳與呼吸聲也隨之加速，深怕因而嚇到牠，終於一隻黑色的身影緩慢地在眼前出現了，心裡默數後一個箭步木棒就朝著黑影而下，此刻好像所有的時間都停了，現場只有尖叫的聲音，現在回想當時的情形有點不忍，因為我曾聽以前的長輩說捕捉白鼻心時不可用打的，*anito* 會生氣，因為牠們不能忍受飼養的寵物被如此的對待。

李施炎說 *anito* 會報復，可是當時為什麼會用木棒揮擊白鼻心，難道不怕被報復嗎？他說：那時沒想太多了，以前祖先就這麼說，到現也是如此，如果不遵守會對小孩不好，因為這是 *makaniaw*(觸犯禁忌)。他又補充地說：「如果有做夢而夢境是不好則要小心了，所幸我沒有做夢！」一付帶著慶幸又淘氣的語調。因為他知道，「在

³ 第一次為事或人葡運所獲的魚、蟹、貝、白鼻心等獵物。

夢中，才得以進入純粹的神聖生活世界，而與神明、精靈，與祖先靈魂重新建立起直接之關係」（Eliade 1964:103）。

一般而言，當要去抓白鼻心時稱牠為 *votdak*，而不是日常所稱的 *pangahpen*，更不會提到 *kois no anito*(魔鬼的豬)。如果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候，去拜訪朋友而朋友不在時，他的妻子回答說：「*ya nimangey do kahasan*(他去山林了)」或「*ya nimey mangayo*(去砍取薪柴)」，所指的意思是指他先生去抓白鼻心，只是當下不能明說罷了。這種暗喻的語言，是一種生活上的默會，沒有人會再追問，追問的人只是自討沒趣。即便是繞個彎問他的家人說是不是 *ya nimangey macidongan*(去找樹洞)也不可以，這個問語會使人捕捉不到或觸人霉運；除非獵者已經回到部落的家裡才能說，也才能轉彎的問 *ya pira namidongan*(捕獲多少白鼻心)⁴。--王明光八十二歲

狩捕白鼻心有很多的禁忌，例如孕婦、育嬰婦及其家屬等，都是不能被邀請參加捕捉。周石龍說：老人家常說的禁忌，有時還是要相信。有一次約好與蕭順定上山找白鼻心，我帶著一條狗，沒多久狗吠不停，直奔一個地方，我們很快的隨後跟到，這時白鼻心已被逼的無處可逃時，說也奇怪！向來很會捕捉白鼻心的狗兒，怎麼不吠也不向前去捕抓，我們則因還有一點距離，只好眼睜睜地看著獵物鑽入草叢裏，到手的獵物就這樣莫名逃逸了，那一天我們沒收獲，回家之後，才知道蕭順定的太太懷孕了，老人家曾說過，從事漁撈或製作器皿、漁具以及捕白鼻心時，千萬注意不要邀請有孕的家屬一方，如果不知道可以詢問當事者，或從別人處獲得訊息。說來奇怪！從那一次起到現在，我再也沒有捕獲到白鼻心。

有天姨丈在下過雨的寒冷天候裏，在深山的樹洞中獵捕到五隻的白鼻心，當晚阿姨特地請了父親，父親也轉告我們一起到姨丈家用食，就在我前去的路上遇見了阿姨，她很心喜的再告之姨丈所捕

⁴ *dongan* 原指樹洞之意，在這兒隱喻白鼻心之意。

捉的白鼻心，不過阿姨突然輕聲細語的問我說：孫子(指筆者的兒子)多大了，會走路了嗎？我答「不久之前才剛會走路呢！」此時，阿姨歡喜的面容，轉為面有難色狀，很直接的對我說：孩子！很抱歉可能你沒口福了！為什麼？我疑惑地問，阿姨又問我「你太太有沒有跟你說，她是否又有喜，」沒聽她說呢？不過！我很快的感受到阿姨意有所指(*ngilinen*)的問題，「我不太敢吃白鼻心呢！」為了化解尷尬我這麼說，阿姨則再露出微笑說 *jikamakarelow*(難為你了)。
--王桂清

懷孕的女性為何被限制不可食用的禁忌呢？可能是白鼻心雜食的特性，容易讓懷孕的婦女發生不幸，因此文化上便以生出的小孩會像白鼻心一樣，避免孩子一出生鼻子會留下一道白色縱紋。這種說詞一如孕婦不可以吃 *meybeyso*(椰子蟹)一般，否則嬰兒會像椰子蟹倒著走一樣，腳先出來而造成難產。禁忌的背後，至少含有很高的成份是對生命的關照。然而，當家裏的成員捕獲白鼻心時，兄弟姐妹如果已經嫁娶，而任一方之女性有孕則沒有關係，但是表、堂兄弟(姊妹)的女性和他們的先生則是不被邀請的。另外如果親人、姻親參與喪事者，也是被排除邀請之列。除了懷孕者之外，對正在哺育者也常被限制食用，因為會造成 *makaroronat*(身體軟弱無力)⁵。如果兄弟已各有家庭，捕獲的一方不忌諱兄嫂或弟媳有孕，但若兄弟已分財產則還會禁忌兄嫂、弟媳的孕事。另外親戚若參與喪事，則是被禁食的。至於孕婦不能吃的的原因則是會 *makasasha*(運氣不好捕不到)，這樣也反應在海洋的漁撈文化上。

有一種可以迂迴或著說為彌補禁食的遺憾，通常發現樹洞有好幾隻白鼻心時，則會刻意留幾隻，而先行封閉樹洞，再帶因禁忌所

⁵ 鍾伯仰母親：即身體虛弱無力，精神不濟，尤其有身孕及哺育之婦女會發生的狀況，以前我母親常告誡不可食用白鼻心，因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出現許多毛病，比如會生黑斑等。另者我常被告之白鼻心像似大的老鼠，所以想到老鼠的模樣就覺得噁心。同樣的剛生產後也不可吃。

規範的親戚自己上山來抓，這樣一來，親戚也可享受美味的食物。顏新田的太太說：有一次先生發現樹洞有好幾隻白鼻心，叫她用手伸入洞中觸摸白鼻心，她興奮極了，慢慢地把手伸入洞內，我眯著眼睛將手沿著洞壁，觸摸到毛絨絨的東西，或許是過度興奮，手突然間緊張地抖起來，想著那一次的經驗是她永生難忘的，毛毛的很溫暖很光滑。」抓捕白鼻心是男人的工作，顏新田接著說：我抓了4隻放入網袋，再觸摸洞內發現還有兩、三隻，這時想到太太的姐姐有孕，礙於禁忌抓到的這些可能無福享用，於是就將洞口再行封起等待明天帶姐夫來抓，隔日帶著姐夫由他自行從洞內取出，不但避免 *makaniaw* 的禁忌，同時也讓姐夫他們分享到白鼻心。

六、與惡靈(*anito*)的交鋒

有一次邀隔壁廖明德的父親抓白鼻心，他說狀況不很好，再去問也是隔壁的吳然，他也說不想去，最後找上廖歌山，他欣然的和我們走到 *jirakobeng* (土地公廟)時，發現山頭有隻白鼻心，但很奇怪的，他突然說不願意去捕捉了，而且還說山頭有怪東西，他說的就是 *anito*，所以那一隻我們就沒有去追捕。同樣的，我帶著才從金門退伍的表弟周鳳鳴，也是在同一處看見白鼻心，可是表弟也不敢去捕捉，因為他說上頭有東西，我知道什麼事了，我跟表弟說有我在不用害怕，但是，表弟一直堅持不去，於是我就對著那個東西咒罵說：我認得你，表弟的靈魂怕你，我可不怕你呀！日後再來嚇人，我有方法制伏你的。奇怪！說完之後，那個東西很快就消失了。--蕭志訓，椰油村 62 歲

島上曾與非人類臉譜交會的居民不在少數，*anito* 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經常交鋒，尤其是到山林捕獵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經驗。有一晚月亮正圓，月光很亮，蕭志訓待在家裏閒的沒得去，心想出去

mesinsinkad(看看)⁶，準備好瓦斯土的燈具，帶著狗沿路舉燈四處觀望。狗是他的好幫手，靠著牠靈敏的鼻子及敏捷的動作才得以捕捉到白鼻心。當走到路旁有棵大 *tapa*⁷(白榕，但這兒是指棋盤腳樹)的地方，在樹旁照到有紅色亮點正在移動，再看個清楚，兩隻白鼻心一前一後往海邊走去。於是蕭志訓他就留在原地等著，這時突然傳來很多吵雜的各種聲音，*ghecighet*⁸、*kai-kai-kai*⁹、*cicici*(幾幾幾)、*too-too* 以及其他的怪音和吶喊。此時，他的 *pahad*(靈魂)開始害怕，頭皮髮根豎起，雙手起雞皮疙瘩，行動也變得遲鈍，心理想著這是怎麼一回事？最讓人疑惑的還有狗，就在牠面前一隻白鼻心走過，狗兒也沒有追的意願，呆呆站在一旁；另外一隻白鼻心再經過牠面前時，狗兒反而笨拙的去追捕前一隻；後面的那一隻就眼睜睜地看著從牠面前溜走。過了不久蕭志訓回過神來，才對著嚇他的 *anito* 咒罵說：我認得你，請你不要在這裡做怪嚇人，否則我也對你不客氣，說完整個人的體力和精神也恢復了，但白鼻心卻已經走遠了。

過去常去捕捉白鼻心的人，幾乎都有相似的遭遇。椰油的曾木溪常放夾子做陷阱，甚至遠至朗島山區，有天下午去看陷阱，就在路徑中聽見非常吵雜刺耳的 *apik*(棕耳鸚)叫聲，牠們聚在放置陷阱的樹上，一整群的鳥見到了也不飛離，而且鳴叫聲又急又亮，頓時頭髮莫名豎起，雞皮疙瘩整個起來，*pahad*(靈魂)開始害怕，這是他從未有過的經歷。當他走到樹下的陷阱，發現有一隻小白鼻心被夾住，他說：這才使我瞭解為什麼會有之前的現象了，原來 *anito* 在樹上關心著牠被夾住的豬，雖然我不知道鳥是不是會感應到 *anito* 的存在，但我相信鳥叫是對 *anito* 入侵的反應。這類的反應，即便是在山林進

⁶ 找白鼻心之意。

⁷ 指棋盤腳樹。*teva* 才是棋盤角樹的正名，因為在村落的談天，不直說其名故稱之 *tapa*。棋盤角樹 *teva* 是咒罵之用語，因而此樹也被稱為魔鬼的家。

⁸ 人餵豬時招喚豬的聲音。

⁹ 過來、過來之意。

行生態解說的當地居民，偶爾經過白鼻心洞穴，如果聽到樹上的魔鬼使者 *totoo*(蘭嶼角鴞)鳴叫時，他們深深的相信，牠們會幫忙報信，提醒白鼻心說：「獵人來了！獵人來了！」。只是再怎麼聰明閃躲，白鼻心還是躲不過人類的陷阱，牠的蹤跡已日漸消失。

一).逃給 *anito* 追

康德說¹⁰：「有德性的人畏懼上帝，但並不怕祂」；海德格¹¹也說：對於某種現象的畏懼並不是表現害怕，因為後者是顯現心性的軟弱，而前者則是對存在本質的認知。

賴金永有一次上山捕獲白鼻心，就在回程的山路途中，從遠處聽見傳來淒厲與盛怒的怪聲，聲音漸近的由遠處向我直逼而來，現在，我無法形容當時聲音的可怕，只覺得當時有一股怪異的怒叫一直跟進和不絕於耳。然而，就在我穿過平常作業的樹林時，這個樹林是我再也熟悉不過的，突然之間，淒厲和盛怒的聲音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大，只覺得整個樹林成了陰森可怕的地方，此刻的我，已魂飛魄散與驚嚇得毛髮直束，我不斷的直冒冷汗，就差沒尿流，想喊叫都叫不出聲音來！我想要迅速的逃離，可是腳步卻沉重地跨不出去，感覺被抓了似的，那一段路在平常的時候，我是很快就走過的，可是我好像一直走不出去，不知花了多久的時間，我終於穿過樹林，這時我感覺靈魂早已離開身體，恍惚地不知身在何處？我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只記得腦袋好像無法做思考，就這樣毫無方向地亂走，撥開灌木草叢再抬起頭看看，映入眼簾的是遠處的村落，原來家就在不遠處了，莫名的！精力突然充沛起來，腦海已開始浮現思考，於是心裡又驚又喜，可能是歸心似箭吧，原本沉重的腳步突然變的輕快，在穿過陡峭的山徑和羊腸的小徑時，路徑覺得平坦寬闊，我忘了是用跑的還是用走的，三步當一步走，踏上鬆軟

¹⁰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X X VIII.

¹¹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Section 30.

的田埂，走在高低起伏的旱田，身體就像燕子在飛翔，終於到家了，可能是太累還是受到的驚嚇，之後的事我都已經記不得了。

「魔鬼的豬」是自然事物的特性，真確的回應著文化的深層意義。既然是屬於非人類臉譜的財產，那也就意味隨時得接受偷竊之後得面對的一切。包括抓到時會遭到 *anito* 的攔截，甚至在夢境中會來跟你要回去。因此，文化設計上要求捕獲者會將白鼻心裝袋後，再以蘭嶼省藤的莖葉 *panvoos*(遮掩)，以避開 *anito* 的索討。

再過二天就要招魚祭，我帶著身孕與先生到山上種薯蕷，先生發現一隻白鼻心，便追了上去，他用雨衣塞住了樹洞口，叫我趕快拿網袋來，我一不小心被 *vananay*(菲律賓樸樹)絆倒，不但腳受傷，且肚子撞到石頭，我顧不得身體有沒有異樣，提著網袋繼續上去。先生交待我守住樹洞的另一邊，他要去拿 *vazit*(黃藤)，吩咐我看到 *koza*(貓，暗指白鼻心)就抓牠，忽然牠們跑上來，嚇得我“ㄟ！”了一聲，因為牠們的眼睛像鬼的眼睛一樣，還好牠又躲回去。後來我先生共抓了六隻，他用黃藤將他們綁住，帶回家與親戚和 *do kasawalan* 船團的人一起分享。後來我公公也來了，他的腳因為掉進叔叔的豬圈受傷，先生叫他吃，他說：不行這是犯禁忌的。先生說：啊唷，有什麼關係，我們這樣一起上山捕到這麼多狐狸，也不是常有的事。好吧。於是我準備了一大竹篩的食物，我們一家人就吃了一天的豐富狐狸大餐；而祖母當時住在 *Siapen Mangananao* 家，因此就沒有叫他們來吃。--王秋閔

白鼻心牠們的眼睛像鬼的眼睛一樣，這樣的話語一如詩人邦維爾¹²說：「湖的目光與人的目光之間有一種可怕的相似」。是否必須

¹²泰奧多爾·德·邦維爾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 法國帕納斯派詩人。

給予這個「可怕的相似」的全部意義？不必，只要人經歷過突然感受到自己被強烈注視的恐懼，一定能理解到那種可怕的相似。

上面這則故事表達許多的內涵，由於篇幅有限，引用的目的只是為了再度強調為什麼過程中要先去砍長滿銳刺的黃藤或蘭嶼省藤的莖葉 *panvoos*(遮掩)，那絕不是功能性的繩索，也不是物質性的覆蓋，而是文化意義對非人類臉譜的辟與避。

二).*anito* 的追討

被追討或不翼而飛的事例在部落早已耳熟能詳，椰油村李傑明的幼年經驗深深的影響著他至今對白鼻心一點也不感興趣。記得他在三、四年級之時，祖父捉到一隻白鼻心，當晚燒烤後放入鍋內，等明天再處理，到了半夜我就聽見高腳屋上面，有很多的踐踏聲讓人不敢入睡。祖父當時還沒睡，於是問那是什麼樣的吵鬧聲？只見祖父用手放嘴角比手不語，真想偷偷出去看個究竟？可是屋頂上什麼也沒看見，奇怪了！聲音來源是在上面的，祖父叫我進去睡，睡不多久上面又開始鬧了，此時祖父只好說：不是什麼人在上面，那是一群鬼在生氣，因為祖父捉了牠們的豬，聽完後更讓人更睡不著。

另外，有紅頭兩兄弟划船到一個地方，上山專程去抓白鼻心，要下來時天色漸暗，二人心急趕快走，由遠而近排山倒海的來，他們趕緊到停靠船的岸上，猛力的滑回紅頭時，海浪也變大，迅速的回到家帶著白鼻心迅速的鑽入主屋裡，聽到屋頂劈劈拍拍的聲音之後，過一陣子出來一看，屋子外圍滿地魔鬼的石頭 *papto* (蘭嶼觀音座蓮的根莖)，這時他們意識到他們抓了 *anito* 的豬。「如果認為惡靈是一種幻覺或一種意識型態效應，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他確實存在著，他有某種現實性，由於一種權力的作用，他不斷的在人身周圍和內部產生出來。」(Foucault, 1977: 29)

顏志訓的父親有一天到公所上方的果園，眼前的 *ades*(落葉榕) 樹幹長滿果實，走近仰頭一望突然瞧見一隻白鼻心被嚇得往樹冠爬，上已無退路，下有追兵，當正思量要如何捕捉牠，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黑影從樹上一躍而下，說也奇怪他本能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那黑影過去，真巧被捉住了。他說：

我特別留意白鼻心的耳朵是否有被剪的記號，真的有！雖然知道是 *anito* 做的標記，不過當晚沒夢到什麼異樣，這倒讓我想起顏新生的先父，他有次捕捉一隻斷了尾巴的大白鼻心¹³，當晚就把牠燒烤放入鍋內，等待所邀請親友明天一早來享用，夜深之際，顏父夢見一群人張牙舞爪，怒不可遏地向牠討索失蹤不見的豬隻，而且宣示倘若不交出豬隻不惜一戰，就在夢醒之際天也亮起，想到將獵物與親友們一起分享，那是都麼得意和光彩的事啊！昨晚邀請的親友們對白鼻心的美味早已垂涎三尺，品頭論足一番，主人正得意地將切盤準備妥當，大家目不轉睛的直視起鍋取出白鼻心，同時主人也迫不及待掀開，咦！頓時大家鴉雀無聲和一陣錯愕，因為煮熟好的白鼻心不翼而飛，誰拿走了？主人於是想起昨夜時的夢境，由於那頭是 *anito* 飼養很久且準備宰殺慶祝之用。是的，至今大家都確信是 *anito* 拿走的。

三).*anito* 標記的豬

謝明約的父親常告誡他，不要抓那些斷了尾巴的白鼻心，因為斷尾巴的白鼻心是 *anito* 全心保護和飼養的豬，是 *anito* 特別為其新生的嬰兒慶祝的牲禮，所以他們格外重視，如果捕獲斷了尾的白鼻心沒放回去，常常會被 *anito* 追討。

¹³ 特稀有生物中心曾紀錄到白鼻心咬斷尾巴自殘(*autotomy*)的現象，但原因不明。

以前部落有三個年輕人到 *jitawey* 捕捉白鼻心，就在深山的土窩捕獲一隻體型碩大的白鼻心，還發現尾巴斷了一截。雖然，曾聽過斷尾巴或尾巴有做記號的白鼻心是 *anito* 為了祭典要用的豬；如果只是耳朵做記號的還好，因為還小。但這三個年輕人不信這一套，何況那是以前的人所說的。這次狩獵由於深入山區，加上路徑崎嶇不平，還沒走到公路邊天色已經昏暗，就在此刻山上的樹林像是被強風吹襲，一股山雨欲來的莫名陰沉氣氛，這股陰風其實是 *anito* 忿怒的聲音。三個年輕人之前不以為意，直覺有點不對，開始感應到排山倒海還帶有肅殺的氣息，他們放下白白鼻心一路狂跑，*anito* 緊追在後，當他們加快腳程分散開來直奔部落後，早已魂飛魄散。--張舅

anito 的社會一如人的社會，一樣餵豬一樣耕種，只是時間顛倒，種類不同罷了。就像我們的豬一樣，他們一樣會在耳朵做記號，也會在尾巴做記號，如果發現已做記號的就要不要抓而且要趕快回來，沒有做記號的就不是 *anito* 所養的。*anito* 到了黃昏他們也要開始餵豬，山上如果聽到 *kecikeci* 的聲音，表示 *anito* 在餵豬的聲音，所以在山裡太晚會碰到。有次王桂清的姨丈抓到一隻沒有尾巴的白鼻心就跑回來了，晚上他做了個夢，*anito* 在夢裡向他說：那隻豬是我們節慶要用的，你明明知道那是已經做記號了，為什麼還抓。但姨丈不理會夢境裡的告誡，隔天還是烤來吃。

有一次放陷阱捕獲到了一隻沒尾巴的，我聽說斷了尾巴的白鼻心是 *anito* 要用於重要的活動，所以我心理知道就把那隻給放走，但是當晚我還是做了個非常不好(恐怖)的夢，之後每次抓到白鼻心時，那恐怖的夢總是出現在眼前。又有一次放置的陷阱我沒即時去看，當去看後夾住了沒尾巴的白鼻心，但牠已奄奄一息，晚上睡覺後不好的夢又來了，而且比之前更恐怖(*manganyanyaey*)，接二連三不好的夢讓

我感到很不安，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曾放置陷阱捕捉白鼻心了。--曾木盛

上述的惡夢讓人放棄與 *anito* 的交鋒，但沈海峰的母親則舉了一個相反的事例。她說：我有一位親戚叔叔，時常捕獲白鼻心，有一天又捕捉到，吃完之後，不久肚子疼痛的受不了，當晚睡覺就作了個夢，是一群 *anito* 幸災樂禍並怒斥叔叔說：*tesmozi*(活該)，誰叫你常把我們的豬給抓走了，今後我們也將常常纏著你。雖然如此，叔叔還是依舊去捕捉白鼻心，肚子也還是疼痛不已。我問既然這樣為什麼還是照抓、照吃，她語帶嚴肅的回答說：因為他的靈魂已經跟隨¹⁴著 *anito* 走了。

七、獵物的給予

小時候常常看見父親的網袋有正在掙紮及蠕動的白鼻心，當父親在燒烤白鼻心的毛時，因為濃濃的毛焦味散佈整個部落，此時，部落的人常探詢是誰家又捕捉到了白鼻心！
--鍾治志

一般而言，*amian*(冬季)抓到的白鼻心最肥最好吃，在 *rayon*(夏秋之際)的時節，白鼻心的肉乾澀不好吃，因為這個時候長得不夠肥大。李馬坡說如果抓到白鼻心，會取小米及 *pacinogen*(銀手環)置放在白鼻心身上，祈求將來能捕獲更多。結束白鼻心的生命時不會讓其見血，直接以利器刺入心臟；烤毛之後首先將頭切斷，接著再用刀子從喉部延著腹切至尾端，把具有強烈氣味的生殖器(肛門腺)切除，取出生殖器和腸子，將腸子拉開再用竹筷穿入腸內並翻開清除腸管，腸子可水煮或烤食，接著把內臟全取出後，再把內臟和肉塊

¹⁴ 意 *Anito* 將其靈魂操縱使之痛苦萬分。

放入鍋子，煮熟之後將肉分切給親友，肉湯則一起分享，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

以前父親捕獲白鼻心，我一直盯著牠的模樣端詳，牠長得像大老鼠，每次看大家在吃的時候，念頭自然的會想到老鼠，覺得很噁心，又想到牠是 *anito* 的豬時，覺得很恐怖，一點胃口都沒有。--鍾連財妻

白鼻心食用的部位並沒有嚴格的區分，但是頭部一定屬於抓到獵物的人，獵者一定要吃那個頭，然後把剩下的頭骨留存下來；脖子則做環狀切下直接生食(婦女不能吃)，尾巴交給小朋友烤來吃，腳掌則烤好後給小朋友吃。

我一共捕獲過八十幾隻白鼻心，而我先父抓得更多，祖父比父親又抓更多呢！食用的頭骨會刻意留下來有何特別的用意？人人都喜歡突顯或展現自己的能力，而留下白鼻心的頭骨目的不外是用來炫耀，就如同魚尾和魚頭骨，用意相同的。--謝明棟，椰油村 76 歲

有一次看到姨丈抓了白鼻心回來，我們一群小朋友就跑去問有沒有尾巴，姨丈說這隻是 *anito* 做記號的，我們就知道這隻是沒有尾巴的白鼻心。--王桂清

小時候父親將烤好的白鼻心的腳，送給了我當玩具，但是拿到手中把玩時一直覺得牠像是嬰兒的腳丫子，我看後甚為懼怕以為是嬰兒的腳丫子，所以不太喜歡吃，而這個有些恐怖的記憶，也是至今不去捉白鼻心的原因吧！--鍾治志

不論是獵肉與親友的分享，或是尾巴與腳丫子給小孩子，這正如 Marion(1998)所指出的：不論從任何一方面來看，我們人類永遠是不加思考、也毫不計較地進行“給予”活動(*nous donnons sans compter*)，人類活動的實質就是無止盡地奉獻“禮物”。

食用後的頭骨則留下當獵獲品，掛於家屋易見處，當有訪客來家時，如果看見屋內掛滿許多白鼻心的頭骨，便了然於胸，知道你是很了不起的獵者，就打從心底佩服你，也不會看輕你這個人，因此不需要花費口舌來炫耀自己的功績。明說的部份是當做誇耀自己的本事，是通過禮物在其奉獻和捐贈的行動中的自我證成、自成理由和自我合法化；但儀式裡則是希望透過善待白鼻心的靈，帶來更豐富的收穫。這不只是對於捕獲後做為犧牲的靈魂對待，也包括對活生生的個體的對待。

有一次白鼻心被抓到，央求獵者不要殺他。之後，每一次主人上山，牠便引領主人到其他白鼻心的洞，主人很快抓到，大家很羨慕他。有一天這隻白鼻心迷路越過東清，被一個上山的人抓走帶回東清。白鼻心的主人非常著急，隔天沿著走過的路線問到東清，一問下午有人烤白鼻心，他問所烤的白鼻心是否有哪些特徵，果然是他走失的白鼻心，他難過死了。--王仁德說的故事

顏金富有一天夜裏行經 *jirakobeng* 時，在路中看見一隻大的白鼻心，後面尾隨著兩隻小的，牠們剛從海邊結束覓食，正當要跨越路旁的水溝之際，一個不留神一隻掉下水溝爬不上來，由於牠還小行動有些緩慢，便輕易的被捉住，小小的好可愛，於是把牠當寵物養護，一天天長大，也很乖巧，不知不覺養了七年，一點野性也沒有，因此常常將牠置於肩膀，尤其到了 *amian*(冬天)時，體重更重，所以肩膀偶爾酸痛，很快的牠也成為部落茶餘飯後的話題，過去從來沒有人養過那麼久的。有好幾次牠走失，每次都認為牠逃掉了，可是不久牠又回來了！後來飼主去台灣，於是就把白鼻心交給家人照顧，但不久後聽說牠逃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不捨之情讓他再也不抓白鼻心了。

八、當代的落寞

以前白鼻心很多，但是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不想花太多精力和時間在白鼻心上，但前前後後我與弟弟一共捕獲的白鼻心至少有上百隻，那時一個晚上常捕獲 2-3 隻，多則甚至 5 隻，多半在 *amian*(冬季)的晚上，在山區山壁、馬路上、香蕉、木瓜和果園區，處處可見。以前的人捕白鼻心時是有季節性的，而我們因為有了照明燈，所以每晚都在捕捉白鼻心，現已經沒有過去的數量了。--李紀滿

周宗經皺起眉頭露出幾顆牙齒苦笑的说：「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文化重視與認同慢慢淡薄，惶論遵守傳統的禁忌了。」這也難怪他會有如此表情，當被問及捕捉白鼻心的禁忌時，他感觸的说：「現在的新生代已經不相信過去老人所告誡的禁忌，總是抱持著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還相信過去的禁忌，他們不仔細思索祖先的經驗，是如此的 *jitozwan*(珍貴，不需要回饋的)。我雖不全然相信傳統的禁忌，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背景與環境，歲月的痕跡在我的身體裏慢慢的浮現，我越感受到祖先的話語珍貴無比。

這一天外甥帶來大姐所滷的幾樣菜在二姐家吃，我與老婆及小孩也共襄盛舉，待吃完餐後我再留下與舅舅和舅媽聊天，我設定以捕捉白鼻心的經歷請舅舅談談，這一聊舅舅的話匣子一發不可收拾，因為深怕記不來於是我趕緊止住留待日後再說，另則天色已很晚了他倆老人家也是該休息了。

九、結語

白鼻心的話題，一旦扯開就綿延無盡，但文章總要做個結束。本文就以周石龍口述做為結語。其精采之處，不在於文獻的多重引

用，而是代表著每一個老獵者的生命體悟，做為最好的「回贈」與「回證」。

我來說一段白鼻心的傳說故事給你聽：在很早以前，有一位常在半夜裏捉白鼻心的老先生，每到黃昏太陽落下之際，老先生就背起網袋獨自一人上山，在山中他做了一個專供自己休息的工寮，到了晚上就到他所設置的陷阱查看，運氣時好時壞，但已習以為常。家人常好奇地問起捕捉白鼻心的事，他也總是把每一次的經歷詳細的敘述。有一次他說：我剛到山上的工寮，剛坐下來休息時，怎麼半夜裏工寮外面那麼吵雜，探頭一看，不得了！是一群冷的發抖的 *anito*，因為我在裏面燒了些木頭取暖，所以 *anito* 應該是要進來取暖，我不理他們，*anito* 還曾經多次不高興的來嚇唬我，但後來覺得我對他們沒有威脅，就不再鬧了，所以 *anito* 常會趁我沒來時跑進來工寮休息呢！每當晚上我要去獵捕前，都會進入工寮養足精神，但 *anito* 都早已先混進來避寒，屋內有時全被 *anito* 佔滿，所以我進來之前，不得不請牠們擠一擠留個空位給我。*anito* 對我捕捉白鼻心的行為也從不會表示意見，日久我跟 *anito* 更為熟絡還成為好朋友而進行互相交易呢！不過有一天，他的孩子好奇的想獨自上山探個究竟，他告訴孩子 *anito* 不認得他，恐怕會對他不利，但孩子再三的懇求，他只好答應並告訴孩子說：「如果遇到 *anito* 時，要客氣、要有禮貌才不會引起 *anito* 的不高興。」傍晚時分他的孩子背著網袋上山去了，到了工寮休息片刻後小睡一會兒，到了晚上 *anito* 要到工寮保暖，打開門赫然發現一個人已躺在裡面，原以為是常常來的老獵人，仔細一瞧，不對呀！*anito* 也驚訝的竊竊私語、面面相覷一番，*anito* 冷得受不了，就管不了那麼多，於是也擠成一團睡覺了，半夜之後孩子醒來，發現身旁有一群

anito 睡得正甜，他沒有絲毫的害怕和驚恐，因為父親常提起與 *anito* 相處的經歷，反倒對 *anito* 擅自進入工寮感到不高興，忘了父親再三的提醒與 *anito* 的互動，便大聲怒斥和咒罵 *anito*，將牠們趕了出去，而 *anito* 也不認得他就是好朋友的孩子。覺得這個人這麼地不友善且無禮，不給牠顏色和教訓恐無法消除被罵的怨氣，」*anito* 想著！於是 *anito* 使出各種嚇人的本事，沒見過恐怖情境的年輕人，被嚇得魂不附體。家人一想一定是被這群 *anito* 驚嚇造成，便準備豬大便、雞大便灑向他們，這群魔鬼便節節敗退離開工寮。

十、後記—人類學的一些思考

「*anito*(魔鬼)」做為一種「文化感知物」，它不一定是作為需要認識的東西，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它可能是一種僅僅在實際上呈現給我的意義統一體(Merleau-Ponty, 2005: 406)。什麼是文化感知？感知是屬於「現在」的環節，文化是「過去」的積澱，感知是對文化的開啟，正是「現在」對「過去」意義的再現，是記憶現實化為知覺的過程。過去是按照現在的需要，通過社會建構來形塑的；過去的概念可以通過現在的立場來解釋。過去形塑了我們對現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個社會不管它的意識形態環境如何，都保持一種關於過去的連續感。更確切地說，也就是個人或群體不是純然的以感覺或知覺對事物回應意義，任何意義早已被文化所包抄，以致文化與感知原本是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

在暗夜的山林裡，即便是獵者形式上把握到許多難以言說的直覺，包括：不能直說的避諱，那個散發出來的怪味道，棕耳鸚不尋常的鳴叫，高腳屋上的踐踏聲，森林莫名的嘶吼吶喊聲，夢裡 *anito* 厲聲的警告，從鍋裡不翼而飛的白鼻心等等生命內在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神秘經驗，而這些經驗也都是從文化感知的脈絡

加以啟動和解釋，也因此才能把握到關連著實際事物(actual entity)或實際生命的應對。一如胡塞爾(Edmund Husserl)說：所有意識是某物的意識(all 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Sartre, 1943: 11)。那麼白鼻心是個被感知的物，做為「魔鬼的豬」的文化意義，早已充斥在每一個細節裡。

獵者擁有許多白鼻心頭骨的聲譽，在文化感知的體系裡，與個人生活的成功的關係是鬆散的，因為頭骨不單單是個人才能的彰顯，而真正的關鍵是建基在彼此分享的社會因素裡，也因為這樣，社會成員才會在個人的聲譽上扮演一起保護和維持的重要角色。

「斷尾的白鼻心」這個文化感知物被視為是「魔鬼飼養用來預備慶典的豬」，蘊含著理智與直覺雙重形式的意識。理智是由文化所建構，是站在事物外面來認識事物，是以生存及功利為目的，而不是為了認識真理，是為了自我生存(survival)或適應環境為目的。而直覺是感知的起點，是一種純粹的感應或同情共感的體認(empathic identification)，藉此獵者把自身投入到對象之內，以便與其獨有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契合(莫世謀，2001: 158)；因此，直覺是一種沒有利用概念為媒介而澈入到事物之內的直接把握(ibid: 156)，沒有受到任何功利考慮的污染；就是那麼一回事，無需解釋無而爭辯，亙古以來就是如此。

在魔鬼的豬的世界裡，和獵人的對白真像遇見了象徵派詩人瓦雷里¹⁵、馬拉美¹⁶等人的理想，使每一個生命體，不再以人為中心，更不再以人的語言和意識為中心，任他們、她們、它們、牠們、牠們中的每一個，都真正具有其自身的不可取代的“自身性”，不但都有其自身的不可剝奪的“觀看”權利，也有其自身選擇其自然的“觀看”方式的權利，可以“說其自身的語言”，“想其所想”，“情系其所

¹⁵ 保羅·瓦雷里(Paul Valéry)，

¹⁶ 斯特芳·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法國象徵主義詩人和散文家。

情”，甚至像每一個獨立的人那樣，具有“自我參照的自我性”，以及“自我感發”、“自我起動”、“自我運動”等等生命情感的現象。

德里達¹⁷為此指出，對於動物生命的關懷，是他的整個現象學研究的不變的重點，也是他所說的“延異”的自然本性所決定的，因為延異的提出，就是為了反對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把現象學還原僅僅限制在意識的思想活動和人的語言範圍，使現象學還原變成為一再推延的差異化運動，使之一直推延到“超越一切界線之外”的領域，包括超越人與動物的界線之外。因此，在場的生命的現象學，就是在超越人與動物、與自然界、與一切生命體的區別的原野中進行延異的真正的現象學還原運動，一種具有其自身的活生生的自我更新能力的生命運動；在《我之成為我的動物》中，德里達仍然從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所主張的那種自然的現象學的“觀看”出發，讓動物及其他生命體，以其自身的觀看，以自我傳記性的動物的口吻，徹底顛覆以人的有意識的觀看的方式，重建一個生命的現象學。

十一、參考文獻

- 莫詒謀，2001。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鄭世嘉，1992。蘭嶼的白鼻心。動物園雜誌，45:4-7。
- 鄭漢文，2012。非人類臉譜的作用--雅美族文化感知的生態實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論文。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Y: Vintage Books.
- Eliade, M. (1964)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erleau-Ponty, Maurice (2005)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aylor and Francis Press.
- Sartre, Jean- Paul (1948) *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 trans. by Bernard

¹⁷ Jacques Derrida。

Frechtm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Marion, Jean-Luc (1998)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rans. by Thomas A. Carls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十二、附表—報導者

姓名	性別	部落	年齡	受訪日期	曾捕獲白鼻心隻數
鍾連財	男	椰油	77	2010.4.8	
王日魁 siapen somakey	男	朗島	70	2010.5.7	約 30 隻
曾士佩	男	椰油	45	2010.4.18	約 50 隻
謝明棟	男	椰油	78	2010.4.5	
周石龍	男	椰油	75	2010.4.24	
賴金永	男	椰油	39 年次		>100 隻
賴參穗	男	椰油	73	2010.4.18	20 多隻
顏祝韋	男	椰油	59		
李馬坡	男	椰油	58	2010.4.9	30 多隻
顏新田	男	椰油	65	2010.5.5	
鍾志治	男	椰油	59		
王仁德	男	椰油	88		2007 年歿
張清長 siapen maiak	男	漁人	60	2010.4.23	
廖正雄父	男	椰油	81	2010.3.5	
王明光	男	椰油	85		
蕭志訓父 siapen paipen	男	椰油	84	2010.3.8	
顏金富	男	椰油	40		
王春雄	男	椰油	55	2010.4.16	
施正南	男	朗島	67	2010.3.28	
蕭志訓 siaman manwaray	男	椰油	61	2010.4.21	
曾木溪 siaman paipen	男	椰油	54	2010.4.22	綽號 si donga
李傑明	男	椰油	39	2010.4.18	
李施炎 siapen mangananao	男	椰油	85	2010.4.14	2012 年歿
王秋閣 Siapen Ngalaod	女	椰油	58		
李紀滿	男	椰油	52	2010.4.12	100 多隻
曾木盛 si ngaralap	男	椰油	51		2010.3.9
張天翼父	男	漁人	69		
張清長	男	漁人	65	2010.4.23	
胡大衛	男	椰油	28		2012 年歿
顏福壽 siapen ngalai	男	椰油	62		1 隻
吳忠夫 siaman manatey	男	椰油	67		
謝連財 siaman narapia	男	椰油	68	2010/4/4	
王桂清 siaman rapongan	男	椰油	48	2010/04/17	1 隻車子撞到後放生
鄭東城 siapen opahen	男	東清	60 多		約 30 隻
胡萬金	男	椰油	51	2010.5.15	